

■嫣然思语

古栈道

□崔志强

古栈道遗留在现代的时空里
红男绿女穿着现代鞋履
兴高采烈地登在古栈道上
山是千年的，还留着汉唐的痕迹
还留着各种传说供人瞻仰
没有古远和寂静
有的只是说笑
现代喧嚣在激荡
仰首，崖壁插向天空
低首，谷底深不可测
我想着古人攀登的情形
没有护栏和规整的石阶
他们一步一步
踩出了这条古栈道
突然我的眼里没有了红男绿女
只有长衫布履
跋涉在荒山野岭

八月

□魏益君

从酷暑到凉爽
从青涩到成熟
一个夏秋相握的日子
在八月里生动
八月是心灵手巧的工匠
精雕细琢着万物的模样
谷子弯腰
高粱抽穗
葫芦满架
果实上色
一切的一切
都出落成季节里
最优美的姿势
八月
有秋蝉鸣唱
那是对夏的留恋
和对秋的向往
知了声声
喧嚣的残韵
悠远了季节的时光
八月
有雨拉开秋的帷幕
赶跑了酷暑
酿造了凉意
被秋雨流过的八月
天空一片瓦蓝
白云如丝
轻灵得让人心疼
飞鸟盘旋
优雅得叫人心醉
八月
从夏日的璀璨里脱颖而出
拥抱着秋日的靓丽
出落成季节里一幅
精美的水墨丹青

夏日荷塘

□周家海

荷塘边的柳树
远看像手掌
清风阵阵
吹送蝉歌悠扬
以及荷花芬芳
款款飞舞的蜻蜓
和觅食静立的水鸟
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
怎么都不肯离开
这阳光下的荷塘
绿树掩映的乡村道路
被稻浪和蛙鸣包围住
径直通向了不远处的村庄
劳作的农人稍作休憩时
目光仿佛是一尾尾游鱼
在荷塘翠绿的水面
惊起了阵阵涟漪——
令荷花姑娘们不胜娇羞
在荷叶翠盖轻轻摇曳的掩护下
争相在卸下，却怎么都卸不完的
风姿绰约的馨香和粉红色的相思
随着暮色渐浓，影影绰绰的暮色
不想竟悄悄发酵与氲气出了
这一池前所未有的
宛如梦境般神奇与酣畅淋漓的
绚丽的晚霞倒影和灿烂星光……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刊载版本考释

□郭佳志

毛泽东同志一生唯一一次为课本作序，是1942年1月17日为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主编的《中级国文选》所写的《文化课本序》，亦即1946年由《中级国文选》改名为《文化课本》的序言。这篇序言短小精悍，立意高远，观点精辟，深入浅出，可谓序言类的范本。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重读这篇序言，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笔者主要就先后刊载这篇序言的《中级国文选》及《文化课本》版本演变情况做些考述。

《文化课本序》产生的历史背景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重要报告以后，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干部学习的高潮，也成为整风运动的先声。“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毛泽东《文化课本本序》），成为影响干部学习和提高文化基础的一个重要障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凯丰、徐特立便将编写文化课本的任务，交给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范文澜在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之后，与叶蠡生、齐燕铭、金灿然、刘亚生共同编写了《中级国文选》，主要是供认识一两千字的干部自修或作教材之用。该文选第一、二册于1942年年初编成后，由凯丰、徐特立审订，并请毛泽东同志作序。于是，毛泽东便于1942年1月17日，欣然为这本书写下了《文化课本序》一文。

毛泽东在文中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形势大发展需要“大批聪明忠实”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干部”，也就需要尽快“解决文化基础问题”，尤其是“课本问题”。“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首次发布《文化课本序》的《中级国文选》的出版情况

1942年3月，《中级国文选》第一、二册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第一版。同年11月，作了修订再版。这两个版本的第一册在“目次”前，均登载了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其中第一册署名“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共计48课，即旗、简短的故事、海上的日出、到雅尔塔、叶家的孩子、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孙中山的少年时代、手和脑、人类的发明和生物的技能、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电影院和疯人院、安泰的死、关于播种工作的谈话、荒芜了的花园、细菌、植物和动物的分野、农谚、一月二八日夜、平型关的胜利、顶好和顶坏的菜、喝干海水、两个铁球同时着了地、揭开了天空的秘密、天气、列宁吃墨水壶的故事、列宁怎样戒烟、列宁墓、民事注册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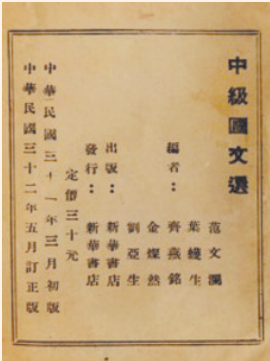
书斋，个人藏书的地方。基于此，书斋就具有高度的个性（独享性）和私密性。许多人把书斋视之为“禁地”，排斥他人的进入，尤其是排斥那些不识字、不懂得爱惜书的人的进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应该的。若然如此，书斋的生命力，就难免大打折扣了。所以说，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他在拥有自己的书斋的同时，也会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书斋的生命力。

书斋的基本功用有二：一是藏书；二是读书。就藏书而言，书斋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藏”，还在于其“流动性”，我们常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此一道理，也适用于书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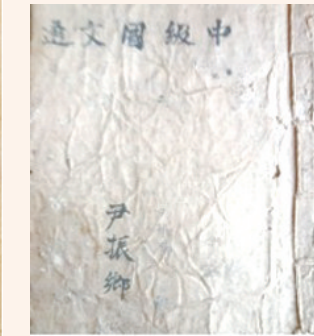
“流动性”之一，在于书斋必得不断有新书进入。社会在进步，知识在不断更新，只有不断进入新书，一个书斋才能不断有“活水”涌入，也才能彰显出更大的生命力。这一点，作家、画家、读书人叶灵风先生有着深刻的体悟。他在《我的书斋生活》一文中，就如此说道：“书斋的生命，是依赖书的本身来维持的。一间不是有新书进来滋养的书斋，那是藏书楼，是书库，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供给一个人在里面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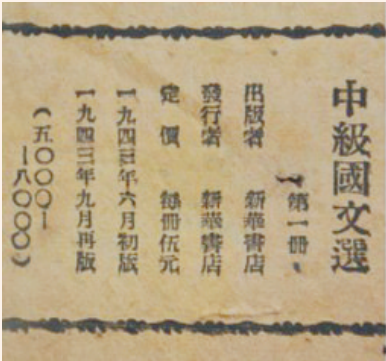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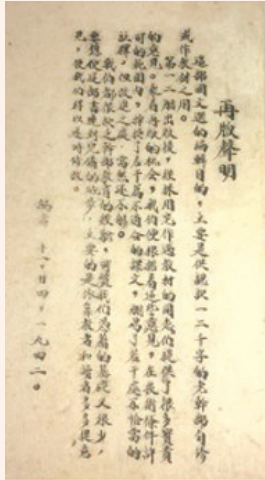
④



②



⑤



③



⑥



⑦

后来刊载《文化课本序》的《文化课本》的出版情况

《文化课本》这个书名不仅通俗易懂、适用面广，而且也与毛泽东《文化课本本序》完全吻合。在《中级国文选》使用过程中，这个问题曾被多次提出来，所以，将《中级国文选》的书名改为《文化课本》是迟早的事情。

根据《1937—1948年新华书店在延安发行（出版）及经售书刊目录》可知，《文化课本》（1册）出版于1946年。我们手中的《文化课本》为单册本，1948年10月由新华书店二分店出版，署名“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登载有毛泽东《文化课本本序》，目次42课，附录文法12篇，与原先的《中级国文选》第一册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减少了6篇课文。可以断定，《文化课本》单册本与《中级国文选》第一册基本上是一回事，只是换了书名而已。改名之后，各大解放区新华书店及其分店在发行过程中，翻印了多个版本的《文化课本》，之前发行的《中级国文选》也是如此。

因此，先后登载毛泽东《文化课本本序》的《中级国文选》（1942）和《文化课本》（1946），是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不同名称的同一部著作，并都是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主编的。它们在解放区使用过程中，既是“延安中级干部读物”（《中级国文选》第四册“出版者的声明”），也是学校“作为‘国语’的代用课本”（陈桂生《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还是区委下发基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的教材（黄宪忱《我保存〈文化课本〉的前前后后》）。如果说《文化课

本》出版于1942年，或说它最早刊载了《文化课本本序》，都是不准确的。

1958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一次收入了这篇序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披露毛泽东《文化课本本序》，对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963年5月颁布的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开宗明义地引用了《文化课本本序》，并指出：“从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我们可以认识到语文的重要性。不仅从事革命工作学习革命理论需要语文，参加生产劳动和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语文。有些人认为，语文差一点没关系，文理不通，写错别字，不是原则问题，这显然是不对的。语文是学生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语文学得好，就有利于学习各门知识；语文学不好，不能读，不能写，学生思想的开展和知识的增广就会受到妨碍，影响所及，对国家这个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社会建设的进展，是十分不利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这个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着眼于语文的使用功能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的能力。”并要求正确处理好“文”“道”以及语文教学跟思想政治教育、文学选文的关系。

1993年12月，毛泽东《文化课本本序》又被收到《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成为毛主席著作的一个重要篇目，从而使得这篇序言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广为人知。

书斋的生命

□路来森

吸生活的。我的书斋生命，就经常用新书来维持。这是书斋的生命，也就是我的写作生命。”这是一位真读书人的切身体验，也是经验之谈。

“流动性”之二，则在于交流。一位读书人，纵使自己的书斋中藏书再丰，相对于汪洋般的图书，亦仅是沧海之一粟，故同他人适当、适度地交流，自是当然的，亦是必须的。谈及读书、做学问，叶灵风先生还有一段很有个性的话语，他说：“我读书就是这么随兴之所至，钻研一个问题，尽可能地將有关资料集中在一起看个痛快；兴致一过，便又束之高阁，再去涉猎别的课题。”这段话，实则提供了一个做学问的方法，那就是“课题阅读”“读研结合”。通读叶灵风先生的《读书随笔》，你就会发现，在同本文集中，通常会有连续多篇文章写作某一件事

或者某一个人，这也正是其“读研结合”的成果。

那么，“尽可能地將有关资料集中在一起”，是如何做到的呢？读《叶灵风日记》可知，资料通常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自己的书斋藏书；二是图书馆借阅；三就是与同好者进行藏书“交流”——而且，这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此，即可以看出，叶灵风先生之所以取得那么多写作成果，特别是专题性的写作成果，他的书斋藏书，和藏书交流，其作用可谓大矣。

使“书斋的生命”彰显出更大的活力，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读”，若是一位写作者，则更在于“读与写”的结合。

事实上，许多学有所长的读书人，已然用自己的读书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叶灵风先生的“读研结合”，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再如，韦力先生，藏书甚丰，特别是古典书籍。基于此，他就对版本学、目录学、古书题跋、藏书楼等方面卓有研究；其研究成果，亦是丰富极了，先后出版了《古书收藏》《批注本》《书楼寻踪》《芷兰斋书跋初集》《芷兰斋书跋续集》《中国古籍拍卖评述》等书，可谓成就辉煌矣。再如谢其章先生。谢先生的书斋藏书是专题性的，主要收藏上世纪的民国旧杂志。他“藏”而“读”，“读”而“写”，先后有《创刊号风景》《老期刊收藏》《封面秀》《漫话漫画》等20多本书问世。成就之斐然，昭昭矣。这些人，都是“藏”而“读”，“读”而“写”的佼佼者，类之者，还大有人在焉。

只“藏”不“读”，所“藏”之书，就成为“死书”；“藏”而“读”，书斋藏书，就成为书斋主人的能量、涵养；“读”而又“写”，书斋藏书，就成为一种创造，甚至创新，其功，莫大焉。

因之，可以这样说，书斋的生命，在于“藏”，在于“读”，在于“写”，更在于三者与书斋主人的生活、生命融为一体。如此，方彰显出最大的生命力。